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六十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華亭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選輯

宋徵與韓文叅閱

唐荆川文集

疏

唐順之

條陳海防經畧事疏

禦倭經畧

題爲條陳海防經畧事臣前任兵部職方清吏司署
郎中事主事奉命差往浙直地方視軍情嘉靖三十

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節該欽奉勅書內開：將來海防一應合行事務，爾有所知見，查照兵部原題條奏以聞。欽此。欽遵。行事外，嘉靖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准吏部照會該本部題奉聖旨：是唐順之陞右通政，著會同胡宗憲經畫兵務。欽此。備照到臣。本年七月二十五日，又節奉勅書內開：如逸賊奔散，地方稍寧，更宜訓練土著之兵，以免征調之擾。將來海防一應合行事務，爾有所知見，查照兵部原題條奏以聞。欽此。欽遵。外，臣兩奉勅書，令臣條奏。臣原籍常州府。

人也。自待罪編民，目擊倭賊之害，海上事情亦頗得其大畧，而未敢自信也。奉命以來，經歷海洋，跋履行陣，老卒退校，亦徧咨訪，以所聞所見，會同督撫胡宗憲等，參酌議論。至如臣近奉勅書訓練土兵，臣已行文各兵備有司，令其著實舉行。又如葺城堡，繕器械等項，係督撫之臣從宜自爲者，今皆不敢瑣瑣，謹據所知見，條爲七事，以答揚休命之萬一，爲此具本謹題。

一禦海洋，照得禦倭上策。自來無人不言禦之于海。

而竟罕有能禦之於海者。何也。文臣無下海者。則將

此即擊來賊難擊歸賊易之說也

領畏避潮險。不肯出洋。將領不肯出洋。而責之小校

水卒。則亦躲泊近港。不肯遠哨。是以賊惟不來。來則

登岸。殘破地方。則陸將重罪。而水將旁觀矣。臣竊觀

崇明諸沙。舟山諸山。各相聯絡。是造物者特設此險

以迂海賊入寇之路。以蔽吳淞江定海內地港口也。

國初設縣置衛。最有深意。而沈家門分哨之制。至今

可考。合無春汛緊急時。月蘇松兵備暫駐崇明。寧紹

兵備或海道內推擇一人。暫駐舟山。而總兵副總兵

常居海中，嚴督各總，分定海面，南北會哨，晝夜揚帆，環轉不絕，其遠哨必至洋山馬蹟，賊若從某處海面深入登岸者，該總首先坐之。論其登岸多少，以次罪及總兵，又罪及兵備道而止。至於海中擊賊，初至將領以奇功論，已有事例。惟軍士首級之賞，尚未別白。臣先具題擊來船與擊歸船不同，擊歸船真倭首級一顆，給銀十五兩，自合如故。擊來船真倭首級一顆，合無量增銀十兩。比陸戰首級尚少銀五兩，已足使水卒感恩懷利，盡殲擊賊。再照臣蒙 聖恩遣視軍

情臣雖不肖而此官之設切中機宜臣往來海中奉揚國威諸將不敢退縮近港旋有三寸之捷今臣雖轉任伏乞勅下吏兵二部詳議此官續設與否在京師諸官中差此一員官不足多少在海上加此一員官則甚有關係

一固海岸照得賊至不能禦之於海則海岸之守爲緊關第二義賊新至饑疲巢穴未成擊之猶易延入內地縱盡殲之所損多矣然自來沿海戍守莫不以擁城觀望幸賊空過謂可免罪而不顧內地之殘破

內地戍守。亦幸賊所不到。而不肯策應沿海。今却不

然宜分定沿海保護內地。內地策應沿海。沿海力戰。

不然則內地大逸

損兵折將。宜坐內地不能策應之罪。內地殘破。沿海

幸完。宜坐沿海縱賊之罪。又如同一樣沿海地方。

賊由寧紹登岸。寧紹却不殘破。而殘破溫台。賊由溫

台登岸。溫台却不殘破。而殘破寧紹。自來只坐地方

殘破者之罪。今却不然。宜并坐賊所從入。其沿海文

武將吏。有能連次鏖戰。抵退賊鋒。阻賊下船。不得登

岸深入者。雖無首級。以奇功論。一准平倭事例。如此。

則人知謹於海岸之守。不敢幸賊空過以覬免門戶常扃。堂與自安矣。

一圖海外。臣所謂圖海外者。如招赦逋逃。宣諭日本二事。既屢奉明旨。平倭事例。亦已開載矣。而臣復申之。逋逃不特如王鏊李華山洪迪珍等有名賊首。力能溝倭爲亂者而已。以臣所親見。三沙千餘倭子。起自瓜洲。一被虜人馮三噉其揚州取寶。遂至閩然遠來。馮三之在中國。不啻一蠱虱。及在島中。却作此一番風浪。雖旋就誅殛。而流毒已多矣。然則逋逃不歸。

東南誠未可以息肩也。至於宣諭日本，則浙江軍門亦嘗請命遣使矣。竟不能盡得其要領，使者坐罪而其事遂罷。嘗考平倭畧所載，洪武永樂間遣使日本者不一而足。高皇帝又嘗與劉基議以倭國重佛，特遣僧往諭。古之王者於四夷之不貢不臣，則有威讓之令，文告之辭，兵交使在其間，以深得敵情而處之切中其機也。然自棄宗滿之坐重罪而逋逃，欲自歸者不免自疑。自蔣洲之得罪而人以使絕域爲讖，或宜減宗滿之罪以示信於逋逃之徒，寬蔣洲之

獄以開留使絕域訶敵情之一路。臣又據總兵官盧
鏗手本內一款撫處夷情以尊國體開稱。祖宗以
來給與日本金印勘合十年一貢船不得過三隻人
不得過百名。既申遠夷慕義之情遠夷亦得交易中
國之貨以爲利。而中國亦以羈縻遠夷使常馴服不
爲寇賊百餘年來。自嘉靖二年宗設宋素卿等爭貢
讐殺貽害地方因而絕貢。至嘉靖十八年正使碩昂
等齎獻貢物并進表文伏罪荷蒙。皇上擴天地之
仁雖非貢期復准入貢。嘉靖二十六年正使周良等

坐船四隻復貢議者計方九年之期有違事例徑自阻回從此貢路不通倭夷素性貪詐利我中國之貨既不與貢例無復望矣因此遂被姦徒勾引同利爲寇不止則以偶蹉一年貢期阻回之故也爲今之計乞題請 聖裁令行各衙門遵照今後夷人復來求貢果有真正表印勘合別無詐僞姑不計其限例就與奏請起送赴京譯審來寇之端敕彼國王令其查治惡逆歛戢屬夷使不敢再犯則倭夷知有貢路之可通而詭計自鎖黨類自攜勾引之徒亦可暫縛矣

鏗老將也、三十餘年在海上、熟曉夷情、其言不甚妄、乞勅該部查議可行與否、臣又聞先時陝西總制王璉論西夷事、以謂能絕其入貢之路、不能絕其入寇之路、今亦可借以爲喻也。

一定軍制、自倭患以來、東南軍制最爲不定、蓋以濟變、未慮經久、梟猾之徒、方應募於江北、忽應募於浙東、方以得募價而留、忽以滿募限而去、譬如借債之人、主人不得而羈之、安得而練之、至於遠方無賴、託名土兵報効、希圖鹵掠、群然麋至、在此不由軍門之

徵調在彼。不由督撫之遣發。坐費糧餉。騷擾地方。是以人人爭言調募不便。而以練土兵爲說。夫土兵之練誠是也。然土兵之數不足。安得不募。募兵不足以當賊鋒之銳。安得不調。如前時王江涇數千。倭子乘勝西土。非永保之兵。力挫其鋒。則何所不至矣。爲今

三言非。然于兵調者不能道。

之計。合以練兵爲實事。以募兵爲權宜。以調兵爲竒道。募兵則遠募不如近募。調兵則多調不如少調。募兵先儘本地。方驍銳。若浙江處兵。江西沙兵之類。其遠方驍銳應募者。亦須土人保任。優其募價。什伍聯

東而歲番上之，不得自去，自來如往時，則募兵亦土兵也。總督軍門歲調麻兵，立爲定額，直隸幾千。浙江幾千，專爲衝鋒之用。聽川湖軍門精選發遣，以憲司一員監督前來，有不能衝鋒及騷擾地方者，罪及監督，則調兵可以制其毒而得其用也。俟士兵訓練有成，然後募調俱罷。

一足軍食，照得東南水陸兵糧，往往有缺，至有一月不給者。軍士萬里捐生，日望數升之米而已，而又不時給之，生心籲語，亦何足怪。此有故矣。浙江軍餉銀

四十七萬兩。江南五十餘萬兩。江北一十六萬兩。其
初皆筭兵而賦民。原無贏餘。若民間拖欠十數兩。則
缺却一軍之食。萬軍不能一軍空腹。而萬兩不能銖
兩無欠。加之民賦有災傷減免。而軍餉無贏餘處補。
宜其不能時給。而主怨贖也。古者軍興之費。不盡仰
於民。今民力之困。有倍當時用兵之期。未知結局而
朝廷毫無變通之法。不知何所底止。加賦而用足。今民間撻括已盡。無可處補。而軍門亦

無所謂山澤筭權之利。

稍可處者。惟有鹽法而已。試

舉一端。如前時浙江巡鹽御史鄢懋卿小票事例。歲

亦可得銀數萬兩。此皆不取之國與商而坐收贏利者也。合無勅下戶部轉行督撫等官會同淮浙巡鹽御史委曲計議多方區處。但使江北江南浙江每處得七八萬兩。民賦若足則別儲之。一有蠲欠即以處補此亦國民兩便之策也。又各衙門原爲大工緊要解進贓罰多寡不等伏惟 聖明軫念東南兵荒相繼萬狀艱苦勅下工部查得大工銀兩漸罄乞暫將嘉靖三十九年浙直兩處贓罰照數解與各軍門聽其處補軍餉以後年分自行解京如故此外山澤筦

權之利。有可興者。合聽軍門從宜區處。再照供給軍餉。係有司職掌。有司自以不與軍事之罰。徃徃視爲不干已事。始則催徵不力。繼則給發不時。失誤軍機。多由於此。此後若有仍前怠玩者。自布政總司管糧道及知府以下。聽督撫諸臣從重叅劾。庶幾有司各知干已。不敢誤事矣。

一復舊制。照得國初防海規畫。至爲精密。百年以來。海烽久熄。人情怠玩。因而隳廢。國初海島便近去處。皆設水寨。以據險伺敵。後來將士憚于過海。水寨之

各雖在、而皆自海島移置海岸、聞老將言雙嶼烈港
崧嶼諸島、近時海賊據以爲巢者、皆是國初水寨故
處、向使我常據之、賊安得而巢之、今宜查出國初水
寨所在、一一修復、及沿海衛所、原設出哨海船額數、
係軍三民七成造者、照舊徵價、貼助打造福船之用、
此一事與臣所謂禦海洋者相關、舊制之當復者一
也、國初沿海建設衛所、聯絡險要、今軍伍空缺、有一
衛不滿千餘、一所不滿百餘者、宜備查缺額之故而
補足之、其運糧班操等項、原因海上無事、撥借別用、

者可悉還之原衛所。使自爲守。衛所之兵常足。則他兵亦可不用。此一事與臣所謂定軍制者相關。舊制之當復者二也。國初沿海衛所皆有屯田。今埋沒過半。而圖冊故在。宜按圖照冊。儘數查出。辦納屯糧。及金塘玉環諸山膏腴幾萬頃。皆是古來居民置鄉之處。今可墾爲屯田。設所戍守。一以據險。一以因糧。此一事與臣所謂足軍食者相關。舊制之當復者三也。國初浙福廣三省設三市舶司。在浙江者專爲日本入貢。帶有貨物。許其交易。在廣東者。則西洋番船之

轉許其交易而抽分之。若福建既不通貢，又不通船，而國初設立市舶之意，漫不可考矣。船之爲利也，譬之礦然，封閉礦洞，驅斥礦徒，是爲上策。度不能閉，則國收其利權而自操之，是爲中策。不閉不收，利孔洩漏，以資奸萌，嘯聚其人，斯無策矣。今海賊據嶓嶼南嶼諸島，公然擅番船之利，而中土之民，交通接濟，殺之而不能止，則利權之在也，宜備查國初設立市舶之意，毋洩利孔，使奸人得乘其便，此一事與臣所謂圖海外者相關。舊制之當復者四也。因舊時之寨，因

舊時之兵。因舊時之糧。因舊時之市舶。一切紛紛之議。可以省矣。然其事重大。壞之已甚。復之則難。若能復之。則經久之策也。乞勅該部詳議。轉行督撫諸臣。選差有才力憲司一員。專營四事。數年之後。必有成功。

文移

行總督軍門胡

倭寇

爲軍情事。照得倭賊泛海入寇。至崇明三沙。職督率副總兵盧鏜。都司楊尚英。於四月十一日海上邀擊。

斬獲首級一百十四顆、於時職應援江北之急、留盧鏗等攻圍沙賊、職至江北、攻廟灣賊巢、獲首級四十顆、俱經具題外、職正在廟灣攻賊、忽得蘇松兵備熊倅手本、言沙上賊久將有變、而諸將推延、猶未上沙勦賊、續又得總督軍門書、促職過江、至三沙督兵、職即發江北、五月十五日至三沙、是時賊已蟠據一月、而諸將未有一人上沙攻賊者、兵恣宜乘其新至、饑疲營壘未成、擊之、失此機會、使賊得以鳩糧立柵、爲堅持計、而又得造有小船數十隻、以備突走矣、職

即督盧鏜與叅將劉顯劉堂等於十八日率兵上岸立營而職帶守備高漣等兵五枝及土官張空所部

鎮溪兵亦續至聯營而居職議立賞格出銀示衆以

爲懸賞二十一日黎明合兵盧鏜率烏銳先逼巢賊

多被彈傷不能得首級賊分勁銳先衝劉顯兵顯素

好鬥而無算故必相倚成功

驍將率部下郭成車梁等鏖戰抵賊得首級六顆而

盧鏜部下得首級二顆賊復衝劉堂兵堂部下田應

山兵最後不交鋒而先奔劉堂兵逼巢者多爲賊殺

餘兵亦奔其部下王如澄廣兵以苦戰亦多殺歿盧

鏜亦遂還營。劉顯、高澹等尚戰於巢門。頃之，亦收兵歸。衆議以劉顯將先鋒，而盧鏜將老營。兵駐後，各營整選鋒付劉顯。是時蘇松巡撫陳某以告病候代於蘇州，猶調度兵食。時遣牌督戰，而巡按朱某以憂去。巡江江某任滿去，交代未至，職止。與兵備熊桴從事海中。至六月初一日，劉顯率選鋒攻巢，賊閉巢不出。是時賊四面起土牆障箭銃牆內，鎗齊立。賊衆時出環牆而趨，官軍不敢逼。巢賊亦不敢躡。官軍竟不接。而還。是時總督軍門遣遊擊王應岐率兵五千應。

援又遣都司李忱所募土官吳九韶鎮溪土兵四千
赴三沙。是日王應岐全軍至，吳九韶兵四百先至。初
三日會兵合戰，劉顯將前鋒，與王應岐等分路入。而
盧鏜劄老營在後，盧鏜選鋒兵攻巢，得首級三顆。劉
顯兵得首級一顆，賊衝右哨。王應岐兵，替晝生員李
應春被殺，先鋒亦多殺傷者。應岐子光祖棄馬奔而
免，餘兵數千，不顧王帥而先潰。右哨張審兵亦潰。是
役也，以老營堅，故賊不能遠躡，而潰兵得徐還。劉顯
亦收兵歸。明日吳九韶兵盡至，名爲四千，實不及二

于也。蓋土兵張虛數以冒糧賞，大率如此。衆議初六日進兵，劉顯仍率前鋒攻賊，賊多爲銳打死，蜂擁出。張害兵先奔，盧鏜斬其一，人開鏡自打潰兵，亦不能定。賊數戰頗輕易我兵，竟追至諸營，勢甚張。盧鏜營擧放發，煩佛郎機連倒七賊，各營亦發銳擊賊，賊纒退歸。各營共斬真倭首級十二顆，是役也不藉火器。老營幾不守，先是職攻廟灣，皆躬自擐甲陣中。及至三沙，以盧鏜劉顯有名宿將可仗，又國家方用以爲總兵副總兵，遂不復自擐甲。而但與兵備熊桴居老。

營督戰至是知諸將易進易退不足盡倚乃復自擢
甲入陣中至十一日復戰分布陣勢指揮伍惟統把
總田應山爲誘兵布賊巢門吳九韶劉顯苗兵分伏
左右王應岐選鋒與張審兵左右綴爲副伏兵欲誘
賊入伏而夾擊之盧鏜札老營王應岐餘兵及王如
澄兵左右翼以防賊東西衝陣旣定職擐甲徧巡諸
軍促營中傳餐食誘兵伏兵賊甚狡先爲四層木巢
以覘我軍一動靜十里必見揣知我有伏誘之不出
劉顯請撤兵職曰合兵甚難少忍半時賊且出矣顯

謬言軍饑疲。職曰。適傳餐。何言饑。伏兵蔭草木間。未嘗戰。何言疲也。顯不能答。而專欲收兵。職遂前至誘兵所。見誘兵亦怯甚。去巢尚三箭遠。不能怒賊。又昇火器至巢邊。火亦不能入巢。賊以故不出應之。職過誘兵而前。下馬獨拔刀步行。過鱗魚港。去巢二箭。盧鏗劉顯與左右爭向前。抱持職曰。奈何若此。職曰。吾不能督諸將。惟有自往。或闢一將。誓以必滅賊。遂扶職上馬還。未半時。兵竟撤矣。明日復戰。布陣如前。吳九韶土兵感激。遂攻巢。川苗兵次後。賊先戰。頗得

我身銳手。至是穴牆以通銳眼。項鎖銳手一人。使彈
士兵。士兵一人。歿六人傷。遂退。究我軍所以不能破
賊之故有三。一。扎營太遠。出軍五六里而至巢。賊閉門
而臥。開門而衝。賊逸我勞。其弊一也。立營既遠。又無
行營。其弊二也。烏合不同。將雜勇怯不齊之兵。怯者
先潰。勇者不能支。其弊三也。職督諸將移營近賊。諸
將以爲營遠尚畏賊劫。奈何近之。又爲諸將造行營
木城三座。進兵又不肯用。其所以宜急圖而不宜緩
攻之故。亦有三。賊已造有小船五六十隻。勢必乘月

黑潮滿之夜。出海搶船。突上老岸。則江南北之禍。又自此始。其不宜緩一也。陸兵進攻。水兵守海。職與兵。備熊桴。晝夜風濤中者。已及一月。每見大風潮。則福。蒼等船必壞數隻。今入秋風惡。父之船將盡壞。誰與守賊。其不宜緩二也。江南大旱。禾苗槁。聚兵太多。饋餉難繼。一日計口。糧行糧火藥諸費。不下二千金。萬一不給。軍自生變。其不宜緩三也。職才不足以料敵制勝。權不足以督勵諸將。致此殘寇。尚緩天誅。除一面候新降勅書奉行。一面調生力兵上沙會剿外。

爲此合用手本前去貴部院，煩爲查照施行。照得本部欽奉勅命，欲圖長策，須得兵糧數月詳細查筭，除各叅將所管細數已經具呈外，至于一鎮總數未及併歸一處，仰中軍官即行查照，要見該鎮主兵之數、水兵共是幾何、陸兵共是幾何、歲用軍需幾何、其軍需原用何項錢糧，措辦船隻共是幾何、原打造用銀幾何、每年修理用銀幾何、各具大數回報，不必細開花名。至於客兵雖無常數，及難預定，但以每年通計之，亦可見其大畧。仰查自倭寇以來，某年調過客兵

幾枝。某年減調或添調客兵幾枝。其客兵或係徵調或係招募。及每年用過募兵銀幾何。供給客兵錢糧幾何。今年該調客兵幾何。度用錢糧幾何。逐款查報。以憑本部會同巡撫李某斟酌區處。畫一奏請。

書

答翁東厓總制

山西總督

三晉連被殘破。醜虜之患。一二百年所未有。蓋有非常之患。而後求非常之材。有非常之材。而後立非常之功。公固其人也。僕竊聞之古者將受命之日。則忘

其家臨桴鼓則忘其身是闔外效忠之道則然。軍功爵賞皆決於外，不從中覆，是廟堂委任之道則然。不然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于廟堂，機會變於斯須，而制勝於九重，此自古豪傑之士，所以每患于掣肘而功之難成也。今闔外效忠之道，在公能自信之，而天下亦以此信公矣。不識廟堂之所以委任，其亦必有以異乎前時所謂總制者否也。聞前總制在邊，以請糧一事不合於某閣老，遂不久而去。若爾則其所以專行者亦無幾矣。夫自古未有不得非常之人，而

能立非常之功。亦未有不托之以不御之權。而能用非常之人者也。雖然。托之以不御之權。而或不能立非常之功。則其責固有在矣。公務盡其為之在我者

而已矣。前時為總制者。其委任既然。至其自為。又大

世廟時。俺答族慮入邊。是時山西宣大總制每易得

率顧忌利害。畏縮首尾。怵揚譏諷。日夜以保功名富

罪故。畏之愈深。而事不可為也。

貴為事。不肯以身蹈天下之難。而為苟利社稷。生歿

以之之計。是以逡巡歲月。至於喪其成功。而往往被

罪。以去。蓋其所以喪功者。生於保功之計太重。而其

所以被罪者。生于畏罪之意太深。公豪傑也。可則進

不可則退。奚顧慮之有哉。僕又聞督府之任。不在於
自。用。而。在。於。用。人。且。夫。西。北。邊。固。多。沉。謀。驚。悍。之。士
矣。公。廣。詢。而。博。咨。之。使。文。武。長。材。盡。在。幕。下。至。於。負
暇。故。將。守。墩。老。卒。苟。有。一。長。亦。得。自。効。期。於。群。策。畢
舉。此。開。府。第。一。義。也。宣。大。與。三。關。地。圖。敢。求。見。寄。爲
惠。往。時。邊。關。圖。本。大。率。只。是。丹。青。一。幅。而。已。試。之。實
用。直。如。畫。餅。近。見。劉。松。石。公。陝。西。諸。鎮。圖。稍。爲。精。密
古。之。籌。邊。者。虜。之。所。從。入。與。吾。之。所。以。制。虜。皆。可。以
按。圖。而。坐。籌。之。是。以。守。固。而。戰。克。人。皆。言。虜。人。來。去

如風雨。此亦未必盡然。且虜人非萬騎不能大舉。騎不可一日無水草。沙磧少水。而水草可飲食萬騎者

尤爲難得。虜人擁騎南下。

須是覘得水草便利處。然

後可入。其無水草處。

虜人亦不能以饑渴馬致千里

而當時擇邊之必爲失美矣

也。是以邊城雖綿亘千萬里。虜人雖是風雨來去而

其所從入。大約可以先定其小小隘口。零騎可入處。

雖不可數。而其大舉之路。大約不過數條而已。禦虜

者常患備多而力分。苟圖畫分明。可以必虜之所入

與所不入。知虜所入與所不入。則備可以不多。而力

可以不分列屯築堡，駕梁按伏，省却大半氣力矣。公在廣西時，僕嘗索藤峽圖於公，後聞屠漸山言公嘗寄我藤峽圖矣，竟不及領教，不知當時寄之誰也。近日所徵材官射士，遠及南國，此於名則美矣，但東南柔脆，且素未見虜，恐費衣糧，無益實事。不若以其費募土人之豪勇者，則一人遠戍之費，可得土丁兩三人。土丁能險阻，識虜情，得一人可當戍兵兩三人。韓退之與柳中丞書曰：徵兵滿萬，不若召募數千。此實語也。

又與翁東厓總制

山西總督

讀來教并所寄邊圖忽如置身於塞垣鼓鼙之間而聽鳴劍抵掌之雄談也伏惟吾丈之氣既足以鞭撻

四夷而深計遠慮又真足以繫單于之頸雖推轂不

御之權與魏弱翁所以主張營平侯故事今未可以

此必指袁州也蓋荆川以倭寇事始兄知于袁州以前未之合也故其言云爾

盡望於廟堂但在吾丈則願一切不計成敗利鈍只論爲之在我者當如是耳蓋古之成大事者多出跡弛不羈之才而樸樸謹細多不可與度外之功是以豪傑之說徃徃亦出於此若至於活變宛轉則是失

却自己面目。且自古未有務爲自容之計。而可以成
度外之功也。營平建屯田之策。聖書切責者再三。彼
終不易其說。而迄以成功。况肯活變宛轉乎。來教云
擺邊爲自困之道。須是以攻爲守。誠然誠然。今秋虜
人不敢南牧。知籌邊之力也。自此益爲不可勝之備。
以待可勝之虞。如晁生所謂一大治則終身創矣。必
勝之旅。必攻之謀。非吾丈將誰諉哉。雲中久蓄痼疽。
今復有宗室構虜之變。即此事勢。誠可寒心。其破敗
擒獲。雖出幕下效力。亦會有天幸也。善後之道。如何

如何以吾丈幹旋宇宙手段，須能爲彼中人轉換得一番心腹腎腸，消其亂源而諉之忠義，此非智力駕馭之所能及，亦非苟安無事而幸其一時平定，以塞責者之可與也。山野鄙人，每以爲韃靼不足慮而國家可慮者，乃在於此。浚谷論邊事時，不知曾及此否。

雜論

江防論

海賊入江，由江南岸登陸之路，廖角嘴營前沙南北相對，海岸約闊一百四五十里，爲第一重門戶，狼山

福山相對江面濶一百二十里爲第二重門戶周家橋與山相對周家橋北岸至順江洲與江南分界江面約濶六七里順江洲至新洲夾江面約濶七八里新洲夾至山南岸江面約濶十四五里爲第三重門戶三處領水兵官須整備船艦晝夜緊守三門勤勤會哨以防春汛門戶既固堂粵自安若三門稍有踈虞至不得已而守金焦南岸斯爲下策與無策矣。

浙直控扼

往時浙直軍需多倚各省協濟自例罷協濟之後而

窘急甚矣。胡總督近有乞留運米借鹽銀之奏。蓋以軍需無處。甚不得已。全仰此一着。急救江南。控扼在崇明。浙東控扼在舟山。天生此兩塊土。大海中以障蔽浙直門戶。諸哨船皆自此分。而南北總會於洋山。若會哨嚴緊。遇船即打。賊何從入。信國廢昌國故縣。而內徙之。恐是千慮之一失。未可謂答人盡是。而今人盡非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六十一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編輯

陳子龍臥子 周立勳勒鹵

宋徵與轅文叅閱

唐荆川家藏文集

書

唐順之

答馬廵撫書 逃軍改編

逃軍許其自首隨處收捕一節向嘗請教于思質公而公之論尤更明快直截僕輩亦同此意蓋與其逃

而無用。不若就近補之。猶得一軍之用也。既而思之。深。有。未。便。者。苦。寒。礪。礪。之。地。人。甚。不。樂。居。嚴。法。羈。管。嚴。法。清。勾。然。猶。住。者。多。逃。而。逃。者。不。獲。若。逃。軍。即。許。改。編。則。雖。素。不。逃。之。軍。亦。孰。不。逃。焉。以。冀。改。編。樂。地。乎。是。今。日。逃。軍。之。補。見。役。所。以。釀。成。異。日。見。役。者。之。作。逃。軍。也。竊。恐。利。少。而。害。多。矣。是。以。不。敢。便。空。區。處。亦。不。敢。遽。有。題。請。只。將。狀。發。與。縣。官。而。曰。務。須。不。失。開。誘。首。逃。之。初。意。亦。不。墮。猾。軍。規。避。之。私。心。使。具。內。上。請。尊。裁。惟。公。一。爲。處。分。自。當。去。其。利。而。收。其。害。也。

與胡梅林

傑倭

書生操未嘗一日拊循之兵，領八九枝素非同心之將，以攻據巢之賊而監將戰將，皆身當之，真可謂不自量而任之太過矣。仗公成筭，初二初四兩日，將士賈勇入巢，斬獲共得首級四十二顆，皆係真倭無從者。衝鋒則身銳手激，浦兵之力也。生獲免狼狽爲幸多矣。餘賊據巢者，尚繁有徒，戰後鎮溪兵乃至，將復用之，勦平餘賊，此後容再報也。第以崇明事繁，恐有疎虞，不得不急歸，而銳手皆隨僕還矣。區處崇明後。

即往杭州候公計相晤只在半月也此中賊勢似已
有定恐不久當走公書中云欲題本可且緩之更看
消息何如承教步步擡營立于不敗此公老將經畧
甚合鄙見第已造下行營三座決然可以制賊而諸
將尚不能用之如盧楨劉顯等俱不肯用所謂或執拗不肯相聽或愚闇不能
相聽此亦其一節也若不用擡營之說明日再戰恐
又如前之奔耳雖十戰亦復然所謂浪戰也所造行
營當移至杭州演之

與胡梅林

傑

東至狼山、北至廟灣、沿海巡歷一遍、則江北又是一
樣局面、土著鹽徒、隨處儘有驍勇可用者、稍聯屬之、
亦不甚費衣糧、但是絕無一好水陸將官、至于徵調
之兵、不特老營邊卒、保河長箭可用、其毛睢曹沂各
兵亦儘驍銳、但是無糧賞養之、今歲十倍艱于往歲、
克齋去歲年終丁田銀已僅得一半、今無一二百兩
解到揚州、只望京師撥與。米打頭一奏、至今更無
消息、不知四五萬軍、輳聚何處、乞米兼之、風北風俗
此其所以易
素無風儲、一荒便餓。一餓便盜、至有一縣之倉、無五

升之米者故僕以爲今歲救荒須費七分精神只留得三分精神禦倭雖以高才處之猶恐其難况迂庸如僕者乎望公題奏間稍爲一援手也向所借烏鏡手蓋是欲久假數月者知朱尚禮一枝公所必須願且勿遣僕急更借也倘已即路則遂遣之耳聞戚繼光有禦烏鏡牌屢索之不得望公爲取一面見付作式然亦不知其果能禦鏡而珍閱之若此也此處需水將甚急邵應魁若不甚當緊要公可暫借何如江北亦公地方也。

與胡梅林

禦倭

灘山澆山有賊保浙直諸會哨所在而李希賢孤軍獨往餘皆坐觀不相爲援及易沙門洋山一帶有賊定海兵船亦互相觀望待其登岸噬臍何及蓋守港將官全然不以會哨會剿爲意賊迫近島機會可乘輒以風潮不便爲解縱之登岸陸地失事則又罪坐陸戰官兵彼亦不與其責明旨近例所謂邀之于海徒爲空言不得已而陸戰在我爲舍易圖難在賊得護其所短而用其所長兵家之忌我則犯之然

則倭賊何時可平。公亦何時可息肩也。承公指教，不自量力，謹往吳淞督戰一番。若賊仍在灘滸洋山之間，諸將官仍守舊套，不肯會哨會剿，僕止有以身先之而已。浙西江南陸戰之兵，俱無足恃，僕所親見成敗，只在海剿一着。賊一上岸，必然復如往年之事矣。

與曾石塘第三書

復套便利

辱示大疏并營圖，則分合進止，奇正迭用，熊虎之韜，如承面授，而士馬騰躍，旂幟精明之狀，如獲目觀。古所謂節制之兵，何以過此。真足以立于不敗之地，而

石塘以復套語示荆川

荆川初答書頗謀其事後復以書題說與荆川曰
不失敵人之敗。發舒華夏之氣。而掃空百年狐鼠之

作此

巢穴。有不待捷書之上而知之矣。兵家之變。不可盡
言。而疏中所論用間設伏。與夜斫營。倚角八九條。則
大約備之。用間使其自相疑。而自爲間。最是攻夷上
策。然非深得敵情。則不能用間。非熟于地形。則不可
以成倚角之勢。而夜襲敵營。但譎詐凶狡。虜人所長。
且自我兵形既露。虜人亦日夜爲備。而匿實示虛。匿
近示遠。匿精壯而示羸弱。百計以疑我者。空亦深矣。
則得敵情爲難。自百餘年來。中國無一人一騎入套。

中者。此路閉塞已久。則得地形爲難。而今之所謂得敵情地形者。祇是據降胡偵卒一二人之口。萬一實事未必盡傳。傳事未必盡實。則聽信之際。毫髮少有差池。至于當機合刃。呼吸便有安危。此其多方叅伍。使較若畫一。全在吾丈勝筭耳。雖然。此猶是攻戰之說。而未及乎經營善後之計也。大率今日之事。不惟一戰逐虜。掃空巢穴之爲難。而虜人遂避之後。城堡未立之前。軍士經時曠日。野處露宿。散布于二千里空虛之地。能使懸巢殘虜。一無所窺伺。突發乘間之

爲難。又非特杜塞虜人窺伺乘間之爲難，而一時遷徙二千里之軍民，一時創築二千里之墻堡，以填實二千里百餘年空虚之地，能使內境一無億敵騷動之爲難。故不難于攻而難于守，守之所以難者，不足虞于敵人而足虞于內境。晉人謂平吳之後，更勞區畫，今勝虜之後，更勞區畫耳。守之所以難者，姑未暇言，而攻戰之難，則敢竊陳迂濶之論，或可以少備勝筭之採擇。大畧以爲千里而襲人，必潛形匿影，乘其不備而後可以得志。復套之議，兩年于茲矣。我之兵

形既露而彼之爲備亦密我之間謀雖精而彼之窺伺亦熟我能分兵以相攻而彼亦能并兵以相待。春夏之虜馬以乏草瘠而我馬于此時固亦不能藉草于敵虜弓以春夏解膠而春夏多雨濕我之火藥火噐亦有時而不適于用我恃火噐以攻虜而輜車絡驛于深草叢莽之間亦空防敵人火攻之便且夫兵法非十不圍非五不攻萬一虜人自知不敵結連套外之虜并聚于套中合力以抗我其騎兵必且十餘萬計而我六萬之兵分爲五六路彼于地利既熟知

其何路爲險。而于我兵且窺覘其何路爲虛。彼將空其諸路以疑我。而并力一路以邀我。是以彼之十萬當我之萬。據彼之險而擊我之虛。或一路稍有疎虞。則諸路聞之搖動。如宋人燕雲五路之役可虞也。或我出則彼避。我歸則彼復躡之。如吳人所以疲楚之術可虞也。或彼遠其輜重部落。誘我深入。如趙信教虜之計可虞也。蓋必我知虜所以聚兵之處。而彼不知我所以出兵之路。我能散敵黨之合。而敵不能乘我兵之散。我嘗得重地可遮之利。以扼虜人輕地易

走之勢。然猾虜窺寇之情。兵凶戰危之慮。出于意料之外者。殊不止此。蓋寧可過爲多筭而慎之。不得少筭而輕之也。然以吾丈老成持重。深謀石畫。則于建議之初。凡今日之所以攻。與後日之所以守。固已得萬全之筭久矣。近見邸報。得吾丈條陳邊事一疏。竊以萬全之筭。多具此中。而邸報止載條綱。願得全疏一觀之。并三鎮巡撫所議。與河套詳細地圖。俱望一見。亦或更有以請教也。

與李龍岡論改折書

災傷改折

輕齎一說向已面白。茲復具之於書以爲可以紓百姓之急。而裨萬一於賢侯百方之圖。則不敢以出位爲嫌也。竊惟國家之賦。其水旱可得而減免者。兌運以外之數也。雖水旱必不可得而減免者。兌運以內之數也。水旱不可以不恤。而兌運又必不可減免。於是。有輕齎之法。蓋米自江南而輸於京師。率二三石而致一石。則是國有一石之入。而民有二三石之輸。若是以銀折米。則是民止須一石之輸。而國已不失一石之入。其在國也。以米而易銀。一石猶一石也。於

故額一無所損其在民也。以輕而易重。今之輸一石者。管之輸二三石者也。於故額則大有所減矣。國家立爲此法。蓋於不可減免之中。而偶可以通融之意。

才相類于此事猶豈有方畧

不必制其正賦之盈縮。而但制其腳價之有無。不必裁之以豐凶之歛散。而但裁之以本折之低昂。一無損於國而萬有利於民。此其法之盡善而可久者也。以武進一縣言之。歲該僭運米五萬四千五百八十一石三斗四合。此其入於國之正額也。本色正耗水脚平米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石七斗三合八勺四

挽折色銀九千一百五十一兩四錢六分五釐五毫
二系。此其費於民之美數也。若以銀而權米。石以直
五錢爲率。米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石有奇。爲銀四
萬九千八百四十兩有奇。與折色銀共五萬八千九
百兩有奇。若得從輕齎之例。石折銀五錢。計銀二萬
七千二百兩有奇而足。又使加折至於六錢七錢。計
三萬七千八百兩有奇而足。則是民每歲出五萬八
千九百兩有奇之中。而今出其三萬七千餘兩之數。
以不失國家之定額。而實私其二萬餘兩之美自潤。

也夫五錢者江南之平價也。七錢者折色之極則也。若使江南米貴自五錢以上而蒙恩折色或減至七分以下則其所私之美固當倍之且徒矣。倍之爲四萬則是十萬人凶年一月之食也。則是國家不出一粟不費一錢而爲凶年十萬人續一月之命也。爲民父母者何憚而不以告乎。司國計者亦何靳而不爲乎。且夫國家漕運四百萬石之中固嘗定有輕齎四十萬石以待四方以水旱來告者矣。蓋其歲之凶與否與歲凶所在之地不可知。而所謂輕齎則所謂歲

四十萬之額以待四方之以水旱來告者將安用之
且况自古經費其本折之權率視緩急而爲之操縱
今國家所以遠輸於江南不憚二石而致一石者
正以江南米賤而京師米貴耳近聞京師之米直自
七錢而減至四錢而江南之米直自七錢而增至九
錢其爲貴賤特異常時則是江南以二三石致一石
而不當一石之用也今若取銀於江南而用銀以給
京軍之當給米者江南無遠輸之費京軍無賤糶之

○京師米陳巧價賤于江南使國臣主之可畏
請之將漕白二瓶收折一年亦可也

困此正今日之便宜耳然則非惟無損於國蓋深有

利於國而得乎操縱緩急之權者也。夫損國以益民，猶且爲之。國家發內帑以賑災者，徃徃有之矣。又况無損於國而有利於民，而又况國與民並受其利者乎。此事在不疑而必可行者也。爲民父母者，何憚而不以告乎。司國計者，何所靳而不爲乎。嘉靖十數年間，江南屢告災，國家亦屢嘗以輕齎與之。此其近例。試求之故籍，可覆案也。查得嘉靖十四年，蘇松等處災傷，巡撫候都御史等奏，戶部覆准，除蠲免外，兌運四百萬石，內准折銀糧一百五十萬石，兌運米每石

折銀七錢改兌米每石折銀六錢其被災尤重者量
准十萬石於臨德二倉支運每石止徵腳價銀一錢
五分自此而上嘉靖十二年折兌一百萬石十年折
兌二百一十萬石八年折兌一百七十萬八千石無
歲不有災傷則無歲不有折兌此其因災傷而折兌
者常例也又伏讀嘉靖九年詔書兌運米以十分爲
率量准五分是時常州一府該得折兌八萬一千石
此其不因災傷而折兌者例外之恩也由此言之蓋
有因災傷而行支運以大寬民力者矣未有災傷而

不行折兌。以重困吾民者也。蓋有不因災傷而折兌以廣例外之恩者矣。未有災傷而不行折兌以資於例外之恩者也。此祖宗之良法美政。聖天子之深恩厚澤。於豐時足國之中。而寓救災恤患之至意。雖旱乾水溢。而民免爲溝中瘠者。誠戴聖澤之厚於無窮也。

答李中谿論舉劾書

論舉劾

夫撫按之權。舉劾最重。百官之所勸懲。公道之所以開塞。其繫於撫按舉劾亦最重。然而今世所謂舉劾

者僕竊異焉。僕嘗備員郎署矣。嘗得日聞邸報矣。或曰。今日某巡撫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或曰。今日某巡按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何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藩臬方面大官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通判縣丞小官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朋聯伍不數十人不止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寂乎寥乎纔三兩人也。如此則是賢者盡大官而不賢者盡小官也。則是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也。夫使賢者盡大官。又使賢者甚多。

而不賢者甚少則宜其政平而說理苞直不行於上。怨毒不結於下。天下可以臥而帖帖矣。而顧不能然。則是大官不能盡賢。與賢者不必甚多。而不賢者不必甚少也。大官不必盡賢。而賢者不必甚多。不賢者不必甚少。則彼舉大而劾小者。無乃大官則足以對恩。而小官無傷於任怨也歟。又無乃勢弱者易凌。而根固者難拔也歟。而其所舉所劾之多與少。又無乃厚市恩而薄引怨也歟。如此則人心奚而得勸懲。公道奚而得不塞也。雖然固亦有藩臬方面大官而不

舉或反見劾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是非能劾藩臬方面大官也。亦非其人之果不賢也。或負氣倔强不善曲媚者也。不然則受人指嗾爲之快忿者也。亦有通判縣丞小官而不劾。或反見舉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非能舉通判縣丞小官也。亦非其人之果賢也。或最有力者也。不然則其親與故也。如此則所劾者縱非小官。則必負氣倔强。與爲人快忿者也。所舉者縱非大官。則必多援善鑽。與親且故也。然則人心又奚而得勸懲。公道又奚而得不塞也。用此言之。

爲撫按者固不得以能舉人能劾人爲榮而必以舉劾之不稱爲可懼矣。今兄之所屬其爲方面大官者誰乎。其爲州縣小官者誰乎。僕固不知也。賢者多乎少乎。不賢者多乎少乎。僕固不知也。而爲是多口者亦據素所疑於人人者言之耳。然以兄之志剛而識明秉正而嫉邪固必不同於人人矣。必能示勸懲而彰公道矣。又何藉於僕之言乎。然僕之爲是言於兄亦非欲兄之不舉大官不劾小官也。非欲兄之所舉必少而所劾必多也。大官果賢矣。或矯而不舉亦私

也。賢者果多矣，或避收恩之名，而欲矯之以少舉，不賢果少矣，或沽澄清之譽，而欲矯之以多劾者，亦私也。雖然，竊以爲莫如精舉而慎劾，則劾者固少，而舉者固不得多矣。或曰：舉劾皆少，則是善有隱而不章，惡有微而不屏也，是不然矣。夫天下中人多，而其最賢與最不賢者少矣。舉劾所以出於常格，以待最賢與最不賢之人耳。若夫小善小惡，則固有考語矣。又何慮善有不章而惡有不屏也。故僕以爲莫如精舉而慎劾，兄意何如。

答萬思節

曆法

每欲與大洲兄相會，乃欲相與證明絕學，非曆數之謂也。然曆數自郭氏以來，亦成三百餘年絕學矣。國初搜得一元統，僅能於守敬下乘中，下得幾句註脚。監中二百餘年，拱手推讓，以爲曆祖。吾向來病劇中，於此術偶有一悟，頗謂神解，而自笑其爲屠龍之技，無所用之。亦嘆世無可語者，近得來書，乃知復有透曉，如大洲者在也。一快一快，但不知大洲所謂透曉，而曆官所不解者，何所指耶。豈所謂曆理者，七政盈

縮遲疾之所以然，如元史所載，王恂、李謙曆議及綠督氏革象書之類，獨能洞其精微，是曆官祇知其數，而吾輩獨能明其理，遂指此爲透曉，而曆官所不解者耶？蓋管者太史造曆，能以測定日躔盈縮，月離遲疾，去極遠近，渾淪得一天體，在胸隔中，而欲傳之形氣之間，以爲曆本，則是以數寸筭子，捏住萬古宇宙，轉運蓋甚難下手，此子長所謂太初曆，旣已測候而姓與都等，不能爲筭之時也。古曆大衍爲精，一行和尚藏却金針，世徒傳其鴛鴦譜耳，于是守敬獨得一

法曰弧矢圖筭，如所謂橫弧矢立弧矢，赤道變爲黃道，黃道變爲白道者，最爲圓枕活法。自此黃赤白三道之畸零可齊，而氣朔之差可定。此法不惟儒生不曉，而三百年來曆官亦盡不曉矣。今監中有一書頗秘，名曰曆源者，郭氏作法根本，所謂弧矢圖術頗在焉。試問之曆官，亦樂家一啞鍾耳。豈大洲所謂透曉而曆官所不曉者，蓋謂此耶？若所指如前說，雖極精微幽眇，猶是儒生套子。所指如後說，雖若九九綴術，乃是實得也。煩問之大洲，求一轉語見示，當更有請。

教夫六藝之學昔人以爲數可陳而義難知在今日曆家却是義可知而數難陳蓋得其數而不通其義者有之矣若謂得其理而不得其數則施之實用既無下手處而并其所謂義者亦脫空影響非實際也雖然今曆家自謂得其數矣今曆家相傳之數如曆經立成通軌云云者郭氏之下乘也成數也弧矢圖術云云者郭氏之上乘也活數也成數言語文字也活數非言語文字也得其活數雖掀翻一部曆經不留一字盡創新法亦可以不失郭氏之意得其成數

則挨牆傍壁轉身一步倒矣。夫知曆理又知曆數。此吾之所以與儒生異也。知死數又知活數。此吾之所以與曆官異也。理與數非二也。數者理之實致。用處也。活數死數非二也。死數者活數之所寄也。近見一二儒者亦有意象數之學。然不得其傳。則往往以儒者範圍天地之虛談。而欲蓋過疇人布筭積分之實用。不知豈便吃爾蓋過了也。後世儒生所論六藝。往往而然。不特曆也。大洲其於吾言有合耶否耶。楊子雲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通乎天

地之曆數而未必通乎身心之曆數者又一行守敬
輩之所以爲蔽也。今未暇論也。雖然。所欲請教於大
洲者其大者百未一舉也。而輒瑣瑣及此。毋乃以我
不知務乎。縱言至此。一笑。吾友欲吾舉曆家一二緊
要語。與大洲印証。如步日躔中盈初縮末限用立差
三十一平差。一萬四千六百此處數也。又如步月離
中用初末限度。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此處數也。曆家
知據此處數布筭而已。試求其所以爲平差立差之
原。與十四度六十六分之數。從恁處起。則知活數矣。

似此只舉一兩件。更不費辭也。活數者如揲著求卦之初。參伍錯縱而陰陽未分者也。成數者如卦畫已成之後。爲九爲六。而陰陽既定者也。

敘

王君注握奇經敘

兵法

余少頗好奕。無從得國工之譜。而獨以意爲之。寤寐而懸思焉。久之。其於戰守攻圍之間。若或有得筭焉。而因以勝於人。其不能勝而敗焉者。則咎於思之所不至而已。藝旣稍習。而已得國譜。則余所以勝者大

率多古人已試之術。其敗焉者，則古人已先爲之營。

救布置。余于是自笑其思之不極，不能盡合於古人。而又惜不早得國譜以助余之思也。以是知古人之精神，寓之于譜奕者，索諸已之精神，與索諸古人之精神，苟有得焉，其致一也。奚必譜之是，而心思之非，奚必心思之是，而譜之非乎？然則言兵法者，何以異此。伏羲畫象，貞坎悔乾爲師，已寓居中握奇之義。而握奇經，則世傳以爲黃帝書，蓋戰法自黃帝始也。顧其文簡奧，世鮮知者。王君以窮經餘力，推究其說，爲

之註釋。其諸家言兵。有及于握奇者。悉取而附之。其營筭占候亦綴焉。以爲兵家全書。君示余。余竊嘆其有似于吾所謂奕之譜也。蓋史稱衛霍不學古兵法。而每戰輒勝。然觀其環車爲營。縱輕銳往當匈奴。實得經中所載二壘游兵之義。至諸葛氏摹握奇爲八陣。鈎角聯絡。一一古法。宜其可以必勝矣。而竟不能成混一之功。豈其所當之敵有堅脆耶。何暗合古法。與純用古法者。其效乃若是相反耶。然君頗自奇其說。以爲得吾書而用之。內靖草竊。外盪醜虜。特爲易

事。蓋余之于奕也。雖知思與譜之不二。然以譜措之。懸思則差較毫釐。以懸思措之。臨局則又差較毫釐。是以聖人自謂能行三軍。而又曰。軍旅未學。言兵之不可以嘗試也。王君年始衰矣。而志尚壯。今塞垣多故。安知不有知君而舉之者。使人儒服立軍門。親鼓鼙之閒。以與老將角短長。而知其勝筭之果不能出吾書也。則王君乃可以自信矣。

送太平守江君敘

粵西郡守

嘉靖中。交人篡其君。貢獻不通。天子議將用師。於

是命庭臣推擇諸臣中才望尤異者使爲廣東西雲南三省撫臣而三省之吏自藩臬至於州郡縣必精其人有不稱者更而置之而廣西之太平與廣東之欽廉雲南之廣南諸郡尤縮三省之口。爲中國出兵之戶。其地與交南相齒錯。故其選人尤重于他郡。而江君適以戶部郎出守太平。君練達而沉毅。氣偉而志雄。士大夫以是賀太平之得其人。而知君之能勇于立功名以自見也。會余以省父至南都。君之僚某君輩因求余文以爲君贈。余惟交南距中國萬里。誅

且夫以北土能寒之人而爭驚于毒瘴暑濕瘴癘之
域以轉餉之艱而當自食其地之逸以不習地形之
勢而當當關拒險陡崖深箐之塞此兵家之忌罪人
未可以必得而中國且騷然敝矣故征交之議士夫
多難之雖然固有不煩兵不費糧而可以有功者則
漢人所謂州郡足任者也今廣東西雲南諸郡所轄
諸土兵其長技固與交人無以異其巢窟于陡崖深
箐之中固與衆出入于交人之地無以異也往時檄
上之昨多竊出與交人相市近以通夷禁之夫此正

不必禁也。貴在因而用之耳。誠欲刺其陰事而疑散其黨，則足以備間諜。欲奪其險阨，則足以供鄉導。何不可哉！且莫氏以篡得國，交人雖蠻夷固未必盡肯甘心爲篡人役也。其左右之劫于兇虐，欲自拔而不能者，計亦多矣。聞故王子孫尚有據國之半而爭之者，而占城壓交人之胸，世仇國也。此皆可借其報怨之憤而資其夾攻之力。願爲計者，未知出此。誠使此諸郡迭相臂指，潛形蓄銳，蹈瑕而動，用其長技與熟於地形之兵，加以間諜鄉導之便，因其故王子孫

與左右欲自拔之人。以爲內間。因其仇國以爲外特。使彼備多而力寡。然後陽壁于其所備。而陰襲其所不備。其國中固宜有嚮應者。然則兵不必傳其都。而寡之首可以懸而馘之矣。其與勞師置糧。以犯兵家之忌者。不亦遠乎。故以爲天子苟赦而不誅。則已誅之。則空委其責于州郡。而毋出內兵。苟委其責于州郡。則太平其空。率先諸郡者也。嗟乎士患不遇時。彼慷慨躍馬策勲銅柱之外者。世固不可無若人。吾將以君之行觀之。